



《学点历史》丛书

.41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点历史》丛书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周呈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呼和浩特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学点历史》丛书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周 呈 芳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25

1975年8月第一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30册

统一书号：11089·06 每册：0.09元

恩格斯语录

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目 录

- 一、“住在地狱里”的里昂工人…………… (1)
 - 二、里昂工人从自发发动走向持久的斗争…………… (4)
 - 三、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 (8)
 - 四、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 (16)
 - 五、里昂工人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21)
-

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法国里昂工人先后两次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里昂工人的这两次武装起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世界著名的工人运动之一，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第一个重要标志。

一、“住在地狱里”的里昂工人

里昂位于法国东南部的罗尼河畔，是罗尼省的省会。从十六世纪开始，里昂就是法国的一个重要纺织工业城市，素有“纺织首都”之称。里昂的丝织品，闻名欧洲，甚至远销亚洲和非洲。由于丝织工业的发展，里昂的人口由1803年的九万三千人增加到1831年的十四万六千人，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城市。

在当时，里昂的丝绸生产仍以分散的手工工场为主要组织形式，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还很少。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组织里，有三部分人，这就是：制造商（即手工工场主）、小作坊主（又称师付）和工人（即帮工、学徒）。

制造商就是资产阶级。1830年——1831年，里昂有五百多个制造商。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占有生产丝绸的全部原料。他们不劳动，而是把原料分给小作坊主，向小作坊主规定生产各种丝织品，并给小作坊主垫付购买生产工具款项。小作坊主和帮工、学徒把原料制成产品以后，制造商付给一点加工费，把产品全部收回去，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去卖，牟取巨额利润。制造商还依仗政府的支持，成立了各种压榨工

人的组织机构，例如商会、商事裁判所和劳资调处委员会等，千方百计地盘剥和压迫工人。当时，里昂工人们把制造商叫做敲骨吸髓的“吸血鬼”。

小作坊主实际上就是小资产阶级。1830年——1831年，里昂有九千个左右的小作坊主。他们在自己的家里设立作坊，一般的都有几台手工纺纱机或织布机，自己参加劳动。如果自己家里人力不够时，就雇用几名帮工、学徒，剥削他们的劳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作坊主不断分化，绝大多数日益贫困，走向破产。小作坊主对制造商不断降低加工费表示不满，经常与帮工、学徒一起对制造商进行斗争。但他们起来斗争，仅仅是为了使自己免于破产，并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够成为制造商。因此，他们的斗争性远不如帮工、学徒，经常处于动摇状态，这在两次起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1830年——1831年，里昂有三万多名工人。他们除了被迫出卖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身受制造商和小作坊主的双重剥削，处境最为困难。

1815年，法国的封建王朝复辟后，里昂的丝织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它的发展速度大大低于英国。在法国封建复辟王朝初期，英国大约每年购买里昂生产的一千三百万法郎的衣料。时隔不久，即当里昂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英国不仅不从里昂购买衣料了，反而每年还输出四百万法郎的丝织品。里昂丝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也低于英国。当时，英国生产一匹丝绸仅花五十法郎，而里昂却花八十——九十法郎。里昂的丝织资本家为了弥补在国际市场上因竞争力低而遭到的损失，就拼命地压榨工人，在经济危机时期尤其如此。

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里昂丝织工人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劳动时间很长，一天劳动十三小时就算短的。一般的都达十五小时左右，甚至有每天劳动十八小时的。许多工人无法交付里昂城里昂贵的房租，不得不住在远离工场的郊区，每天去上工都要走很远的路。夏天，他们早上三点半就得起床，到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家。当时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工人生产一件产品只得到一点微薄的工资。有些帮工一天劳动十八小时，低的才得一法郎五十生丁^①，中等的是一法郎七十五生丁，最高的也不过二法郎至二法郎半。而在1831年，里昂工人每人的最低生活费用（包括食品、住房、取暖、照明和衣服）一年是五百四十七——七百五十法郎，如果一个四口之家，一年最低需要一千五百法郎。丝织工人，从早到晚，拚死拚活地劳动，所得工资连自己的生活还难以维持，那里谈得上再养家活口呢？所以，许多工人不得不遗弃自己的亲生婴儿。1814年里昂有四千七百七十个弃婴，1828年增加到九千零三十三个，即增加了一倍。

丝织工人的居住条件就更为恶劣了。许多工人连栖身之处也没有，晚上只好睡在机器旁边，或者露宿街头。大多数工人住在郊区低洼潮湿的地方，周围秽水漫流，空气污浊。当时克洛瓦—鲁斯区就是丝织工人的聚居区。法国革命家布朗基（1805—1881年），在看了一个工人住宅区以后曾写道：“这是被阴暗狭窄的胡同隔开的许多小岛，胡同尽头是同时作为下水道和秽水坑的小院子。那里一年到头湿漉漉的，住房的窗子和地窖的门都开向这些湫隘不堪的过道，过道后边掘了几个坑，用一道铁栅栏挡住，白天黑夜都被当作公共

^①一法郎是一百生丁。

厕所。……在地窖深处，你才晓得那些由于年迈或天气寒冷不能到户外去的人是多么痛苦。这些人大多数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干草残屑上，晒干的土豆皮垫子上，砂子上，或是躺在干活时好不容易拣来的废料上。”居住条件的恶劣，就连当时的政府也无法否认。有一次在流行病发生后，政府派出的一个专门防疫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说，工人住宅区脏得可怕，空气污浊不堪，委员们呼吸了几分钟就昏昏欲睡。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各种传染病经常流行，工人们健康受到严重的危害，许多工人因而病死。因此，当时工人们经常气愤地说：“我们是住在地狱里。”

二、里昂工人从自发发动走向持久的斗争

有压迫，有剥削，就有反抗，有斗争；压迫和剥削愈甚，反抗就愈烈。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里昂工人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同剥削者和压迫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斗争的形式也从自发发动走向持久的斗争。

里昂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1774年，里昂丝织工人就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以反对里昂反动当局施行使劳动条件更坏的章程。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里昂工人也是首先发动者之一。在1789年7月初，里昂的失业工人为了反对当局肆意提高生活品的价格，愤怒地焚烧了关卡的栅栏和局所。里昂工人的革命斗争，对巴黎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在摧毁法国封建制度，推

动法国历史发展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法国封建复辟王朝统治时期（1815—1830年），里昂工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827年，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者曾达到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里昂失业的纺织工人就达到一万多人。幸免失业的工人，工资也被削减了一半。同时，物价暴涨，特别是粮价上涨了一倍。所以里昂工人的处境就更为困难了。

经济危机也加深了贵族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1827年的议会选举中，大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1830年7月25日，封建复辟国王颁布敕令，解散议会。国王的这一挑衅，引起了巴黎人民的无比愤怒。7月27日至29日，巴黎工人、手工业者和革命人民，举行了起义，推翻了封建复辟王朝。

但是，革命后并没有建立共和国，而是建立了以大金融家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为新国王的君主政权——七月王朝。参加这个政权的有后来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基佐和梯也尔。大金融资产阶级篡夺了工人的胜利果实，掌握了国家政权。因为这个王朝是在七月革命中产生的，所以叫做“七月王朝”（1830年—1848年2月）。

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里昂工人阶级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里昂工人在还没有获悉巴黎革命胜利之前，就拿起了武器，占领了市政厅、兵工厂和电报局，推翻了里昂的封建复辟当局。但里昂的革命成果如同整个法国七月革命一样，被大金融资产阶级篡夺了。

这个时期，法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

阶段。法国工人在革命过程中明确的目标，乃是推翻封建复辟王朝，以及打击那些与封建复辟势力勾结的资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君主专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由于法国无产者这时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①

尽管七月革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在法国近代史上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次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短命的封建复辟王朝。所以，在这次革命后，法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都起了新的变化。

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在七月革命中，浴血奋战，以为革命胜利后，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工资。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无产阶级想要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根本改善自己的处境是绝对不可能的。七月革命后，新政府公开站在资本家一边，竭力维护资本家的利益。1830年8月25日，塞纳省省长就毫不掩饰地公开声称：“任何要我们去干解决雇主同工人之间有关工资多寡、工作长短或选择工人等问题的请求，一概不予受理，因为这种请求于法不合，法律已经规定企业自由的原则。”他们还胡说什么：“工人是自由的，可以随心所欲，愿意什么时候劳动，就什么时候劳动；愿意劳动多长时间，就劳动多长时间。”这是骗人的鬼话。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①《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页。

资本家打着“自由”的幌子，凭借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购买劳动力，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只有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家剥削的自由。七月革命以后，工人仍然面临着失业、饥饿的威胁，生活上没有丝毫保障。

法国无产者在政治上的处境也没有改善。大资产阶级攫取政权以后，马上就利用国家政权来镇压无产者，把许多工人关进监狱。1830年8月14日，路易·菲力普颁布了宪章，用法律把大资产阶级特权固定下来，剥夺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例如，关于选举，宪章就规定，只有每年交纳二百法郎（几乎相当于一个工人的半年工资）捐税者，才有选举权；年纳五百法郎以上捐税的人才享有被选举权。因此，尽管七月革命后选民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然而在法国三千四百万人口中只有二十二万五千人享有选举权。1830年宪章彻底暴露了七月王朝反人民的丑恶面目。

因此，法国无产者必然要继续为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而斗争。

七月革命后，法国无产者中的一些先进分子看清了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敌人，逐渐地看到了自己的阶级力量。1831年初，工人奥居斯特·柯伦在他的小册子《人民呼声》中就写道：“我们摆脱了世袭贵族的束缚，却陷入了金融贵族的压迫之下，我们赶走了有称号的暴君，却遭受着百万之富的暴君的统治。”

七月革命后，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对七月王朝的金融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也表示不满，他们不断宣传要推翻七月王朝，实现共和制度，以便自己参加政权。1830年7月30日在巴黎街垒里成立的“人民之友社”（1830—1832年），就

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团体。这个团体也出版了一批小册子，揭露大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真相，叙述工人身受的痛苦，号召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1830年8月28日，圣西门派的报纸《组织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道：“不到一个月以前，人民还曾经替自由主义者及资产阶级分子打了一个胜仗，而现在，他们却被迫忍受种种忘恩负义的报答。这是我们早就料到了的。人民埋怨竞争过分，而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却用自由的幌子，拒绝为人民解决问题。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对人民的英勇推崇备至，但仅仅这样一个美名不能令挨饿的人感到满足时，统治者便不许人民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来，不然就叫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来请人民尝一尝刑法或戒严法的滋味。”圣西门派组织队伍，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不仅在巴黎大造舆论，而且影响到里昂、马赛等地。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没有直接领导工人斗争，但他们对启发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1831年11月，在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逐渐高涨的情况下，里昂工人发动了震撼世界的武装起义。

三、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

.....

我们这些组织工人，

一个个穷得赤身露体。
做大官的人，
要穿上外套，佩上织锦的胸绶。
大人先生们，我们给你们织出了这些，
可是我们啊！可怜死了也没有一块布装殓。
就是我们这些丝织工人，
一个个穷得赤身露体。
但是，我们的天下快要来到，
你们的天下就要拉倒。
那时啊，我们将织出
旧世界的葬服，
因为起义的雷声已经响彻云霄。

……

这是里昂丝织工人的一首战歌，是他們为打碎旧世界而发出的钢铁誓言。里昂工人在这首战歌的鼓舞下，对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

在七月革命中，里昂工人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教育。他们认识到，要使自己的生活会所保障，就必须同资本家任意降低工资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里昂工人首先为制定一个工资标准而展开了斗争。

1831年5月，克洛瓦—鲁斯区的工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不断地举行集会，讨论有关提高工资标准的问题。10月16日，克洛瓦—鲁斯区的小作坊主和工人，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工资标准草案，并且选出代表，来到省公署，要求实行这个工资标准草案。一个工人代表说道：制造商的胡作非为没完没了，近几年来他们把每件丝织品的加工费降低了很多，

我们每天工作十八小时，还不能糊口，全里昂的工人都要求提高工资。这时，窃取了七月革命后罗尼省省长职位的莫塞尔采矿资本家布维埃—杜摩拉尔，竭力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但他又怕引起工人暴动，于是他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施展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假惺惺地答应召开工人代表和制造商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工人提出的工资标准草案。10月21日，组成了由资本家和工人双方派出的十四人混合委员会，来讨论工资标准。但是，资本家代表玩弄花招，声称他们没有授权制定工资标准，致使这天的谈判没有进行下去。

里昂工人对资本家的拖延谈判极为愤慨。10月22日，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在克洛瓦—鲁斯广场，要求省长签署工资标准草案。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10月25日资本家代表与工人代表关于工资标准的谈判正式开始。为了支援自己的代表，六千工人由郊区来到省公署门前雅各宾广场和贝勒古尔广场附近。工人们激昂地唱着革命歌曲，强烈要求签订工资标准协定。不出所料，资本家代表故意拖延谈判，讨价还价，不愿接受工资标准草案。在示威群众的有力支援下，工人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资本家代表不得不接受工人的意见，通过了由工人代表提出的工资标准协议。26日，省长被迫签署了这个协议，决定从11月1日起开始执行。个别资本家在10月27日至29日就被迫先后按照协议付给工资。

工人对自己斗争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张灯结彩，集会庆祝，整个克洛瓦—鲁斯区沉浸在一片欢乐中。

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借口什么10月25日谈到中的资方代表不是全体选举的，五百多个资本家只有一百四十个到会选举，声言拒绝执行工资协议。同时他们

还在里昂一个最大的资本家办公室里进行密谋策划，炮制了一个反对工资标准的控诉书，并向巴黎的资产阶级中央政府递送了这份控诉书。法国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法国内阁总理立即指示商业大臣达尔古（金融资本家，后来法兰西银行的总裁）驳回工资标准协议。资产阶级的反动将军罗盖伯爵，也杀气腾腾地叫嚣：“如果工人敢于起来，那就叫他们的肚皮开花。”接着，他调来了三连骑兵，派出警戒，策划对工人进行血腥屠杀。

工人们对于资本家拒不执行工资标准协议的顽固态度，展开了接连不断的斗争。他们通过自己的报纸《工场回声报》，揭露资产阶级背弃协议的罪恶行径。工人的抗议活动首先从一家工厂开始，立即得到其他工厂工人的响应。11月17日，里昂街头出现标语，号召工人集合开会。20日，工人们在郊区克洛瓦一鲁斯广场开会，一个工人领袖在会上说：“弟兄们，我们耐心地等待了三个星期，但是该死的制造商，不理睬我们的警告，撕毁了工资标准协议，调来了军队，准备屠杀我们。我们决不能让步，必须战斗。我建议停止工作，到城里去，要求他们执行工资标准协议。”这个提议得到了工人的热烈赞同。最后，大会决定第二天全部停止工作，举行游行示威。

以反动省长和里昂市长为头目的资产阶级政府方面，千方百计地阻挠和镇压工人的示威游行。资产阶级的反动将军罗盖在20日晚亲自部署和巡视了镇压工人的反动正规军队。21日凌晨，国民自卫军第一军团就占领了由郊区克洛瓦一鲁斯广场通向市中心的五个大门，准备屠杀示威的工人群众。